

# 卷一

書名 好逑傳十八回 同治二年獨處軒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6  
 編號 D8665600

## 好逑傳目次

### 卷一

#### 第一回

省鳳城俠憐鴛侶苦

#### 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還

#### 第三回

水小姐俏膽移花

#### 第四回

過公子癡心捉月

#### 第五回

激義氣鬧公堂救禍得禍

### 卷二

#### 第六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報恩

#### 第七回

五夜無欺敢留髮以飲

福島安山將子遠來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好逑傳十八回 同治二年獨處軒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省鳳城俠憐鴛侶苦

詩曰

偌大河山偌大天 萬千年又萬千年  
前人過去後人續 幾箇男兒是聖賢

又曰

寤寐相求反側思 有情誰不愛娥眉  
但須不作鑽窺想 便是人間好唱隨

話說前朝北直隸大名府有一箇秀才姓鐵雙名中  
玉表字挺生 生得丰姿俊秀 就像一箇美人 因此里

中起箇渾名叫做鐵美人。若論他人品秀美，性格就該溫存，不料他人雖生得秀美，性子就似生鐵一般，十分執拗，又有幾分膂力，有不如意，動不動就要使氣動麤，等閑也不輕易見他言笑。儻或交接富貴朋友，滿面上霜也括得下來，一味冷澹，却又作怪。若是遇著貧交知己，煮酒論文，便終日歡然，不知厭倦。更有一段好處，人若緩急求他，便不論賢愚貴賤，慨然所以人多感激他，又都不敢無故親近他。父親叫做鐵英，是箇進士出身，爲人忠直，官居御史，赫赫有敢諫之名。母親石氏，隨父在任，因鐵公子爲人落落寡合，見事又敢作敢爲，恐怕招愆，所以留在家內。他天姿旣高，學問又出人頭地，因此看人不在眼上。每日只是閉戶讀書，至讀書有興，便獨酌陶情，雖不叫做沉酣麪蘖，却也朝夕少他不得。再有興時，便是尋花問柳，看山玩水而已。十五六歲時，父母便要與他結親，他因而說道：「孩兒素性不喜偶俗，若是朋友合則留，不合則去可也。」夫婦乃五倫之一，一諧伉儷，便是白頭相守，儻造次成婚，苟非淑女，勉強周旋，則傷性去之，擲之又傷倫。安可輕議萬望，二大人少寬其期。

以圖選擇父母見他說得有理便因循下來故年將二十尙未有配他也不在心上一日在家飲酒讀書忽讀到比干諫而死因想到爲臣盡忠雖是正道然也要有些權術上可以悟主下可以全身方見才幹若一味耿直不知忌諱不但事不能濟每每觸主之怒成君之過至於殺身雖忠何益又飲了數盃因又想到我父親官居言路賦性骨鯁不知機變多分要受此累一時憂上心來便恨不得插翅飛到父親面前苦勸一番遂無情無緒徬徨了一夜到次日天纔微明就起來分咐一箇託得的老家人管了家事又

叫人收拾了行李備了馬匹只叫一箇貼身服侍的童子叫做小丹跟隨進京去定省父母正是

死君自是忠臣志 憂父方成孝子心  
任是人情百般厚 算來還是五倫深

鐵公子忙步進京走了兩日心焦起來貪著行路不覺錯過宿頭天色漸昏沒箇歇店只得沿著一帶路轉入一箇鄉村來借住到了村中來看只見村中雖有許多人家却東一家西一家散散的住開不甚相連此時鐵公子心慌也不暇去揀擇大戶人家只就近便在村口一家門前便下了馬叫小丹牽著自走

進去叫一聲有人麼只見裏面走出一箇老婆子來  
看見鐵公子秀才打扮忙問道相公莫非是京中出  
來去看韋相公不認得他家要問我麼鐵公子道我  
不是看甚麼韋相公我是要進京貪走路錯過了宿  
頭要借住的老婆子道若要借住不打緊但是窮人  
家沒好牀鋪供給莫要見怪鐵公子道這都不消只  
要過得一夜便足矣我自重謝遂教小丹將行李取  
了進來那老婆子教他將馬牽到後面菜園破屋裏  
去餵又請鐵公子到傍邊一間草屋裏去坐又一面  
燒了一壺茶出來請鐵公子喫鐵公子喫著茶因問

道你方纔猜我是京裏出來看韋相公的這韋相公  
却是何人又有何事人來看他老婆子道相公你不  
知道我這地方原不叫做韋村只因昔年出過一個  
韋尙書他家人丁最盛村中十停人家到有六七停  
姓韋故此叫做韋村不期興衰不一過了數十年這  
韋姓一旦敗落不但人家窮了連人丁也少了就有  
幾家不是種田就是挑糞從沒箇讀書之子不料近  
日風水又轉了忽生出一箇韋相公來纔十六七歲  
就考中了一箇秀才京中又遇了一箇同學秀才的  
人家愛他年紀小有才學又許了一箇親事只因他

家一貧徹骨到今三四年尚不會娶得數日前忽有一箇富豪大官府看見他妻子生得美貌定要娶他他父母不肯那官府惱了因倚著官勢用強教許多人將女子擡了回去前日有人來報知韋相公韋相公慌了急急進京去訪問不期訪了一日不但他妻子沒有蹤影連他丈人丈母也沒箇影兒欲要告狀又沒箇指實見證况他對頭又是箇大官府如何理論得他過今日氣苦不過走回來對他母親大哭了一場竟去長溪裏投水他母親急了四下央人去趕連我家老官兒也央去了故此相公方纔來我只道

是他的好朋友知他著惱來看他正說不了只聽得門外閃爍之聲二人忙走出來看只見許多鄉人衛護著一箇青衣少年掩著面哭了過去老婆子見他老官兒也同著走因叫說道家裏有客你回來罷內中一箇老兒聽見忙走回來道我家有甚客忽擡頭看見鐵公子因問道莫非就是這位相公老婆子道正是因走錯了路徑要借宿老官兒道相公既要借宿怎不快去收拾夜飯還站在這裏看些甚麼老婆子道不是我要看也是這位相公問起韋相公的事來故此同看看我且問你韋相公的妻子既是青天

白日擡了去，難道就沒有人看見，爲何韋相公訪來訪去，竟不見些影響？老官兒道：「怎的沒影響？怎的沒人看見？只是他的對頭利害，誰敢多嘴管這閒事去？」招灾攬禍，老婆子道：「果是不敢說。」老兒道：「莫道不敢說，就是說明了，這樣所在，也救不出來。」婆子道：「若是這等說，韋相公這條性命活不成了，可憐可憐，說罷。」就進去收拾夜飯。鐵公子聽了，冷笑道：「你們鄉下人，怎這樣膽小沒義氣？只怕還是沒人知道消息，說這寬皮話兒。」老兒道：「怎的没人知道消息？下落莫說別人，就是我也知道。」鐵公子道：「你知道在那裏？」老兒道：

相公是遠方過路人，料不管這閒事，就說也不妨。相公，你道他將這女子藏在那裏？鐵公子道：「無非是公侯的深閨祕院。」老兒道：「若是公侯的深閨祕院，有人出入，也還容易緝訪。說起來，這箇對頭是世代公侯祖上，曾有漢馬功勞，朝廷特賜他一所養閒堂，教他安饗閒人，不許擅入。前日我姪兒在城中賣草，親眼看見他將這女子藏了進去。」鐵公子道：「既有人看見，何不報知韋相公，教他去尋？」老兒道：「教他何用？就是韋相公知道，也奈何他不得。」鐵公子道：「這養閒堂在何處？你可認得？」老兒道：「養閒堂在齊化門外，只好一

二里路想是人人認得的只是誰敢進去說完老婆子已收拾夜飯請鐵公子喫鐵公子喫完就叫小丹鋪開行李草草睡了一夜到次日起來老婆子又收拾蚤飯請他喫了鐵公子叫小丹稱了五錢銀子謝別主人然後牽馬出門老兒又叮囑道相公昨晚說的話到京中切不可吹風恐惹出禍來鐵公子道關我甚事我去露風老丈只管放心說罷遂由大路而行正是

奸狡休誇用智深 誰知敗露出無心

勸君不必遮人目 上有蒼蒼日鑒臨

鐵公子上馬望大路上走不到二三里只見昨天晚上見的那箇青衣少年在前面走一步頓一步足大哭一聲道蒼天蒼天何令我受害至此鐵公子看明白了忙將繮繩一提趕到前面跳下馬來將他肩頭一拍道韋兄不必過傷這事易處都在我小弟身上管取玉人歸趙那少年猛然擡頭看見鐵公子是箇貴介行藏却又不認得心下驚疑說道長兄自是貴人小弟貧賤素不識荆今又正在患難之中怎知賤姓過蒙寬慰然寬慰自是長兄雲天高誼但小弟冤苦已難伸訴長兄縱有荆豫俠腸崑崙妙手恐亦救拔小



弟不得鐵公子道蜂蠆小難若不能爲兄排解則是古有豪傑今無英雄矣豈不令郭解笑人那少年聽了愈加驚訝道長兄乃高賢大俠小弟在困頓中神情昏憤一時失敬且請問貴姓尊表以誌不朽鐵公子道小弟的賤名仁兄且不必問到是仁兄的尊印與今日將欲何往到要見教了我自有說那少年道小弟韋佩賤字柔敷今不幸遭此強暴劫奪之禍欲要尋箇自盡又奈寡母在堂欲待隱忍了又現當此聖明之朝况在輦轂之下豈容統袴奸侯強占人家受聘妻女以敗壞朝廷之綱常倫理情實不甘昨晚

躊躇了一夜因做了一張揭帖今欲進京拚這一條窮性命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門去告他雖知貴賤相懸貧富不敵然事到頭來也說不得了因在袖中取出一張揭帖遞與鐵公子道長兄請一看便知小弟的冤苦了鐵公子接了揭帖細細一看方知他丈人也是一箇秀才叫做韓愿搶他妻子的是大夫侯因說道此揭帖做得盡情聳聽然事關勳爵必須進呈御覽方有用處若只遞在各衙門他們官官相護誰肯出頭作惡吾兄自遞未免空費氣力終是無用若付與小弟帶去或別有妙用也未可知韋佩聽

了忙深深一揖道得長兄垂憐不啻枯木逢春但長兄任勞小弟安坐恐無此理莫若追隨長兄馬足入城以便使令鐵公子道仁兄若同到城未免招搖耳目使人防嫌兄請回不出十日當有佳音相報韋佩道長兄高情真是天高地厚但恐小弟命薄徒費盛心說到傷心不覺墮下淚來鐵公子道仁兄青年男子天下何事不可爲莫只管做些兒女態令英雄短氣韋佩聽了忙歡喜致謝道受教多矣鐵公子說罷將揭帖籠入袖中把手一拱竟上馬帶著小丹匆匆去了韋佩立在道旁相送心下又驚又疑又喜又感就像做了箇春夢一般不敢認真又不敢猜假恍恍惚惚望到不見鐵公子的馬方纔回去

心到亂時無是處 情當苦際只思悲

慢言哭泣爲兒女 豪傑傷心也淚垂

原來這韋村到京只有四五十里鐵公子一路趲行日纔過午就到了京城心下正打算將這揭帖與父親商量要他先動了疏奏明然後奉旨拏人不期到了私衙門前靜悄悄一箇衙役也不見心下暗著驚道這是爲何慌忙下馬到堂上也不見有吏人守候愈加著忙急走入內宅見內宅門是關的忙叫幾聲

內裏家人聽見識得聲音，忙取鑰匙開了門，迎著叫道：「大相公不好了！老爺前日上本，傷觸了朝廷，今已拏下獄去了，幾乎急殺大相公來得好！快到內房去商量。」鐵公子聽了，大驚道：「老爺上的是甚麼本？就至於下獄一頭，問一頭，走也等不得家人回答。」蚤已走到內房，母親石夫人忽看見，忙扯著衫袖大哭道：「我兒來得正好，你父親今日也說要做箇忠臣，明日也說要做箇忠臣，蚤也上一本，晚也上一本，今日却弄出一場大禍來了，不知是死是生。」鐵公子先已著急，又見母親哭做一團，只得跪下，勉強安慰道：「母親不必著急，任是天大事情，也少不得有箇商量。母親且說父親上的是甚麼本，爲甚麼言語觸犯了朝廷？」石夫人方纔扶起鐵公子，教他坐下，因細細說道：「數日前，你父親朝罷回家，半路上忽撞見兩箇老夫妻，打得蓬頭赤脚，衣裳粉碎，攔著馬頭叫屈。你父親問他是甚人，有何屈事，他說是箇生員，叫做韓愿，因他有箇女兒已經許字與人，尙未曾娶去，忽被大夫侯訪知，有幾分顏色，劈頭教人來說要討他做妾。這生員說已經受聘，抵死不從，又挺觸了他幾句，那大夫侯就動了惡氣，使出官勢，叫了許多鷹犬，不由分說，竟打

入他家將女兒搶去這韓愿情急追趕攔截又被他打得狼狽不堪你父親聽了一時怒起立刻就上了一疏參劾這大夫侯你父親若有細心既要上本就該將韓愿夫妻拘禁做個證據教他無辭便好你父親在忿怒中竟不隄防及聖旨下來著刑部審問這賊侯奸惡異常有財有氣竟將韓愿夫妻捉了去并這女子藏得無影無蹤到刑部審問時沒了對頭大夫侯轉辨一本說你父親毀謗功臣欺枉君上刑部官又受他的囑託也上本參論聖上惱了竟將你父親拏下獄去定罪十三道同衙門官欲待上疏辨救

苦無原告沒處下手這事怎了只怕將來有不測之禍鐵公子聽完了方定了心喜說道母親請寬懷孩兒只道父親論了宮闈祕密之事便難分辨韓愿這件事不過是民間搶奪貴豪窩藏嘗有的小事有甚難處石夫人道我兒莫要輕看事雖小但沒處拏人便犯了欺君之罪鐵公子道若是父親造捏假名果屬烏有故入人罪便是欺君若韓愿係生員并他妻女明明有人搶劫萬姓共見臺臣官居言路目擊入告正其盡職怎麼叫做欺君石夫人道我兒說的都是太平話難道你父親不會說只是一時間沒處拏

這兩箇人便塞住了嘴做聲不得鐵公子道怎拏不著就是盜賊奸細改頭換面逃走天涯海角也要拏來况這韓愿三人皆含屈負冤之人啼啼哭哭一步也遠去不得的不過窩藏輦轂之下捉他何難况此三人孩兒已知蹤迹包管手到擒來母親但請放心石夫人道這話果是真麼鐵公子道母親面前怎敢說謊石夫人方歡喜道若果有些消息你喫了飯可快到獄中通知你父親免他愁煩一面就教僕夫收拾午飯與鐵公子喫了又替他換了青衣小帽就要叫家人跟他到獄中去鐵公子道且慢去遂走到書房中寫了一道本又叫母親取出御史的關防又將韋佩的揭帖包在一處袖了方帶著家人到刑部獄中來看父親正是

任事不亟憑大膽 臨機全靠有深心

若將血氣雄爲勇 豪傑千秋成嗣音

鐵公子到了獄中獄官知是鐵御史公子慌忙接見就引入一箇小軒子裏來道尊公老爺在內可進去相見恐有密言下官不敢奉陪鐵公子謝了一聲就走入軒內只見父親沒有拘繫端然危坐便忙進前拜了四拜道不肖子中玉定省久疎負罪不淺鐵御

史突然看見忙走起來驚問道這是我爲臣報國之地你在家不修學業却到這裏來做甚麼鐵公子道大人爲臣旣思報國孩兒聞父有事在身安敢不來鐵御史聽了沈吟道來固汝之孝思但國家事故多端我爲諫官進言是我的職分聽與不聽死生在於朝廷你來也無益鐵公子道諫臣言事固其職分不言則不可言則以期於事之有濟若不管事之濟否只以敢言爲盡心以塞責則不諳大體與不知變通之人捕風捉影曉曉於君父之前以博名高者豈朝廷設立言官之本意耶鐵御史嘆道諫臣言事自望

事成誰知奸人詭計百出如我今日之事明明遇韓愿夫妻叫伸冤屈我方上疏何期聖旨著刑部拏人而韓愿夫妻已爲奸侯藏過並無蹤影轉坐罪於我我之本心豈捕風捉影欺誑君父哉事出意外誰能盡知鐵公子道事雖不能豫知然凡事亦不可不豫防前之失旣已往不可追矣今日禍已臨身急急料理猶恐遲誤又生他變大人奈何安坐囹圄靜聽奸人誣害鐵御史道我豈安坐囹圄也是出於無奈若說急急料理原告已被藏匿無蹤無影叫我料理何事鐵公子道怎無蹤影但刑部黨護奸侯自不用力

大人宜急請旨自捕方能完事。鐵御史道：請旨何難，但恐請了旨無處捕人，豈不又添一罪？鐵公子道：韓愿妻女三人蹤迹，孩兒已訪明在此，但干涉禁地，必須請旨去拏，有箇把柄方可下手。鐵御史道：我也曾託相好同官著精細捕人，四路緝訪，並無一點風聲，你纔到京，何能就訪得的確？莫非少年猛浪之談？鐵公子道：此事關身家性命，孩兒怎敢猛浪？因看四下無人，遂悄悄將遇韋佩，並老兒傳言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又取出韋佩的揭帖與鐵御史看。鐵御史看了，方歡喜道：有此一揭，韓愿妻女三人縱捉護不著，也可滅我妄言之罪。但所說窩藏之處，我尚有疑。鐵公子道：此係禁地，定藏於此，大人更有何疑？鐵御史道：我只慮奸侯事急，將三人謀死，以絕迹。鐵公子道：大夫侯雖奸惡，不過酒色之徒，恃著爵位欺人，未必有殺人辣心。况貪女子顏色，戀戀不捨，既有禁地藏身，又有刑官黨護，又見大人下獄，事不緊急，何至殺人？大人請放心，勿疑鐵御史。又想道：我兒所論，殊覺有理。事到頭來，也說不得了，只得依你，待我親寫一本，汝回去快取關防來用，以便奏上。那鐵公子道：不須大人費心，本章孩兒已寫在此，關防也帶在此，只消

大人看過若不改就可上了，因取出遞與鐵御史鐵御史展開一看，只見上寫著

河南道監察御史現繫獄罪臣鐵英謹奏爲孤忠莫辨懇恩降敕自捕以明心迹事竊聞耳目下求人主之盛德芻蕘上獻臣子之盡心故言官言事尚許風聞未有據實入陳反加罪戾者也臣前劾大夫侯沙利白晝搶擄生員韓愿已聘之女爲妾實名教所不容禮法所必誅奉旨勅刑部審問意謂名教必正禮法必中矣不料奸侯如鬼如蜮暗藏原告以瞞天又不料刑臣不法不公明縱犯人爲惡反坐臣縲紲臣素絲自信料難宛轉微生赤膽如天只得哀求聖主伏望洪恩憐臣樸直遭誣乞降一敕敕臣自捕若朝奉敕而夕無人則臣萬死無辭矣若獲其人則是非曲直不辨自明矣儻蒙天恩憐准須祕密其事庶免奸侯又移巢穴再敕不論禁地則臣得以展布腹心臨表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外韋佩揭帖一紙開呈御覽以明實據

鐵御史看完大喜道此表剴切詳明深合我意不消改了一面封好一面就請獄官煩他代上獄官不敢



推辭只得領命到通政司去達上只因這本一上有  
分教打碎玉籠頓開金鎖鐵御史上了此本不知上  
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好逑傳第一回終

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還

詩曰

治世咸誇禮法先 誰知禮法有時愆  
李膺破柱方稱智 張儉投門不算賢  
木附草依須著鬼 鷹拏鶴捉豈非仙  
始知爲國經常外 禦變觀通別有權

話說鐵御史依了鐵公子上疏請旨自捕在獄中候  
不得兩日蚤頒下一道密旨到獄中來鐵御史接著  
暗暗開看見是准了他的本命他自捕滿心歡喜因

排起香案來謝過了聖旨仍舊將聖旨封好不許人見因自想道聖旨雖准只愁捉不出人來却將奈何就與鐵公子商量要出獄往捕鐵公子道且慢大人一出獄招搖耳目驚動了大夫侯使他隄防莫若大人再少坐片時待孩兒悄悄出去打開了養閒堂捉出了韓原妻女報知大人然後大人飛馬來宣旨拏人方是萬全之計鐵御史點頭道是因將密旨藏好又囑獄官勿言暗暗分咐鐵公子道此行須要小心鐵公子領命卽悄悄走回私衙與母親說知又叫母親取出少時用的銅錘來原來鐵公子十一二歲時卽有膂力好使器械曾將熟銅打就一柄銅錘重二十餘斤時時舞弄鐵御史進京做官恐他在家耍錘惹出事來故此石夫人收了他的帶到京中鐵公子不敢有違親命只得罷了今日石夫人忽聽見討取因驚問道前日你父親一向不許你用今日爲何又要鐵公子道此去探入虎穴帶去防身石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拘他因叫人取了出來付與他因囑咐道只可防防身不可惹事鐵公子應諾又叫人暗暗傳呼了一二十箇能事的衙役遠遠跟隨以備使喚又呼人取酒來飲飲到半酣却換了一身武服暗帶

銅錘裝束得天神相似，外面仍罩儒衣，騎了一匹馬，只叫一人跟隨，竟暗暗出齊化門來，並不使一人知覺，出了城門，放開轡頭，霎時間就望見了一所大宅院，橫於道左，十分富麗。鐵公子心知是了，即遠遠下了馬，叫小丹牽著，自却慢慢度到面前，細細一看，只見兩旁是兩座牌坊，那牌坊上皆有四字，一邊乃是功高北闕，一邊是威鎮南天，牌坊中間却是三箇虎座門樓，上面中間直立著一扁扁，上寫的是欽賜養閒四箇大金字。門樓下三座門俱緊緊閉著，鐵公子看了一回，見沒有人出入，心下想道：此正門不開，側

首定有旁門出入，因沿著一帶高牆，轉過一條橫路，半腰中果有一座小小門樓，兩扇朱門却也閉著，門上却鎖了一把大鎖，又十字交貼著兩張封皮，細細一看，封皮雖在上面，却是時常開的門，雖閉著，却露條亮縫，內裏不會上拴門，傍粉壁上又貼著一張告示，上寫大夫侯示，此係朝廷欽賜禁地，官民人等俱不得至此窺探，取罪特示。門樓兩傍有兩間門房，許多人內看守，鐵公子看在眼裏，也不去驚動他，急回身走到小丹牽馬的所在，將儒衣脫去，露出一身武裝，手提銅錘，翻身上馬，因吩咐小丹道：你可招呼

眾捕役即便起來，緊緊伺候，儻捉了人，即可飛馬報知老爺，請他快來。小丹應了，然後一轡頭跑到門樓前，跳下馬來，手執銅錘，大聲叫道：「奉聖旨要見大夫侯，快去通報門房！」一時摸不著頭腦，慌慌張張答應道：「老爺在府中，不在此處。」鐵公子大喝一聲道：「胡說！府中人明明俱說在此，你這班該死的奴才，怎敢隱瞞違背聖旨，都要拏去砍頭！」嚇得眾家人面面相覷，倉卒中答應不來。鐵公子又大聲叫道：「還不快快開門，只管捱死！」內中一箇老家人見嚷得慌，只得大著膽說道：「公侯人家，老爺不在此，誰敢開門，就是開了。」

門此係朝廷欽賜的禁地，爺也不敢進去。鐵公子聽了，大怒道：「奉聖旨拏人，怎麼不敢進去？你不開，等我自開！」因走近前，舉起銅錘，照著大鎖上，只一錘，豁喇一聲響，蚤已將大鎖打在地。下那兩扇門便豁喇喇自開了。鐵公子見門開，大踏步竟往內走。眾家人看見鐵公子勢頭勇猛，誰敢攔阻，只亂嚷道：「不好了！都跑進去報信！」原來大夫侯因一時高興，將韓愿女兒搶了來家，也只道窮秀才家，沒處伸冤，不期撞見鐵御史作對頭，上疏參論，又不料聖旨准了，著刑部審問。一時急了，沒擺布，只得將韓愿夫妻一并搶來藏。

在養閒堂內以絕其迹，却上疏胡賴。初時還只怕有人知覺，要移巢穴。後見刑部用情不肯力追，反將鐵英下了獄，便十分安心，不復他慮。只恐怕這韓氏女子尋死覓活，性烈難犯。又恐韓愿夫妻論長論短，不肯順從。每日備酒禮相求，韓愿一味執拗。這日急了，正坐在養閒堂教人將韓愿洗剝了，捆起來用刑拷打。要他依允，因說道：你雖是箇秀才，今既被我捉了來，要你死只當死一雞一狗。那裏去伸冤？韓愿道：士雖可殺，只怕天理難欺。王法不漏。那時悔之晚矣。老大人還須三思。大夫侯道：你既要我三思，你何不自忖你一箇窮秀才的女兒，與我公侯爲妾，也不爲玷辱於你。若順從了，明日錦衣玉食受用不盡，豈不勝似喫澹飯黃蘗？韓愿道：生雖貧士，野語云：甯爲雞口，勿爲牛後。豈有聖門弟子，貪執褲之膏粱，而亂朝廷之名教者乎？大夫侯聽了，勃然大怒，正分咐家人著實加刑。忽管門的四五箇一齊亂跑進來，亂嚷道：老爺不好了。外面一箇少年武將，手執一柄銅錘，口稱奉聖旨，拏人小的們不肯放他進來。他竟一錘將門鎖打落闖了進來。不知是甚麼人。如今將到堂了。老爺急須準備。大夫侯聽見驚得呆了，正東西顧盼打

算走入後堂鐵公子蚤已大踏步趕到堂前看見大夫侯立在上而即拱手道賢侯請了奉旨有事商量爲何抗旨不容相見大夫侯見躲不及只得下堂迎著道既有聖旨何不先使人通知以便排香案迎接怎來得這樣鹵莽鐵公子道聖旨祕密緊急豈容漏洩遲緩因迎上一步右手持錘左手將大夫侯一把緊緊提住道請問賢侯此乃朝廷欽賜養閒禁地又不是有司衙門這階下洗剝受刑的却是甚人大夫侯欲藏匿韓愿不得心先著急及聽見人來口稱聖旨愈驚得呆了要脫身走又被來人捉住只得硬著

膽答應道此乃自治家人何關朝廷禮法既有旨議事因叫家人帶過鐵公子攔住正要再問韓愿蚤在階下喊叫道生員韓愿不是家人被陷於此求將軍救命鐵公子聽說是韓愿心先安了佯驚問道你既是生員韓愿朝廷著刑部四處拏你爲何却躲在這裏背旨藏匿罪不容於死矣此時小丹已趕到鐵公子將嘴一努小丹會意忙跑出門外一面招集眾衙役擁入一面即飛馬去報鐵御史鐵公子見眾衙役亦到因用銅錘指著韓愿道此是朝廷欽犯可好帶起因問韓愿道你既稱含冤負屈就該挺身到刑部

去對理爲何却躲避在此私自認親韓愿聽了大哭道生員自小女被惡侯搶劫叩天無路逢人哭訴尙恐不聽旣刑部拘審安肯躲避無奈貧儒柔弱孤立無援忽被豪奴數十人如虎驅羊竟將生員夫妻捉到此處沈埋海底日遭笞楚勒偏成親已死在旦夕何幸得遇將軍從天而下救援殘生重見天日此係身遭坑陷誰與他結親鐵公子道據你說來你的妻女已在此了韓愿道正是亦在此處老妻屈氏現拘禁在後廳廂房中小女湘絃聞知祕在內閣樓上朝夕尋死如今不知是人是鬼鐵公子聽了大怒因指揮眾捕役押韓愿入內拏人大夫侯見事已敗露又自料不能脫身又見眾捕役往內要走萬分著急只得拼著性命指著鐵公子說道這裏乃是朝廷欽賜的宅院我又忝爲公侯就有甚不公不法的事也要請旨定奪你是甚麼人怎敢手執銅錘擅自打落門鎖闖入禁堂凌辱公侯你自己的罪名還當不起怎還要管別人的閒事欲反過手來也要將鐵公子扭住却又不能因叫家人快快與我拏下此時眾家人聞知主人被捉都紛紛趕來救護擠了一堂因見鐵公子手執銅錘捉住主人十分勇猛不敢上前今見

主人分咐拏人有幾箇大膽的就走上前來拏鐵公子急罵道該死的奴才你拏那箇因換一換手將大夫候攔腰一把提將起來照眾家人只一掃手勢來得重眾家人只掃著的都跌倒了大夫候年已四十之人身子又被酒淘虛况從來嬌養那裏禁得這一提一掃及至放下已頭暈眼花喘做一團只叫莫動手莫動手原來大夫候有一班相厚的侯伯有人報知此信都趕了來探問及見鐵公子扯的大夫候狼狽因上前解勸道老先生請息怒有事還求商量莫要動麤傷了勳爵的體面鐵公子道他乃欺君的賊子名教中罪人死有餘辜甚麼勳爵甚麼體面眾侯伯道沙老先生就有甚簠簋不飾處也須明正其罪朝廷從無此拳足相加之法鐵公子道諸公論經亦當達權虎穴除兇又當別論眾侯伯道老先生英雄作用固不可測且請問今日之舉還是大俠報仇還是代削不平必有所爲鐵公子道俱非也但奉聖上密旨拏人耳眾侯伯道既奉密旨何不請出來宣讀免人疑惑鐵公子道要宣讀也不難可快排下香案眾侯伯就分咐打點大夫候喘定了又見眾侯伯人多膽壯因又說道列位老先生莫要聽他胡講



他又不是有司捕役又不是朝廷校尉如何得奉聖旨他不過是韓愿私黨假稱聖旨虛裝虎勢要騙出人。去但他來便來了若無聖旨擅闖禁地毆打勳位其罪不小實是放他不得全仗諸公助我一臂又分咐家人快報府縣說強人白晝劫殺若不護救明日罪有所歸眾侯伯見大夫侯如此說也就信了因對著鐵公子道大凡豪強劫奪多在鄉僻之地昏黑之時便可僥倖他乃公侯之家又在輦轂之下况當白晝之時如何僥倖得來兄此來也覺太強橫了些若果有聖旨不妨開讀儻係謊詞定獲重罪莫若說出真情報出真名快快低首階前待我等與你消釋或者還可苟全性命若恃強唬嚇希圖逃走只怕你身入重地插翅也難飛去鐵公子說道我要去亦何難但此時尚蚤且待宣讀了聖旨拏了人犯再去也不遲眾侯伯道既有聖旨何不蚤宣鐵公子道但我隻身他羽黨如此之眾儻宣了旨意他恃強作變豈不費力他既報府縣且待府縣來時宣讀便無意外之虞矣眾侯伯道這到說得有理一面又著家人去催府縣不一時大興縣知縣蚤來了看見這般光景也決斷不出又不多時順天府推官也來了眾侯伯迎

者訴說其事推官道真假一時也難辨只看有聖旨  
沒聖旨便可立決矣因分咐排香案不一時堂中焚  
香點燭推官因對鐵公子說道兄既奉聖旨拏人且  
對眾宣讀以便就縛若只這結扭殊非法紀鐵公子  
正要對答忽左右來報鐵御史老爺門前下馬了大  
夾侯突然聽見喫了一驚道他繫在獄中幾時出來  
的說還未完只見鐵御史兩手捧著一箇黃包袱昂  
昂然走上堂來恰好香案端正就在香案上將黃包  
袱展開取出聖旨執在手中鐵公子看見忙將大夫  
侯提到香案前跪下又叫眾捕役將韓愿帶在階下  
俯伏對眾說道犯侯沙利抗旨不出請宣過聖旨入  
內搜捉鐵御史看見眾侯伯並推官知縣都在這裏  
因看著推官說道賢節推來得正好請上堂來聖上  
有一道嚴旨煩爲一宣推官不敢推辭忙走到堂上  
接了鐵御史遂走到香案前與大夫侯一同跪下推  
官因朗誦聖旨道

據御史鐵英所奏大夫侯沙利搶劫被害韓愿  
并韓愿妻女既係實有其人刑臣何緝獲不到  
卽著鐵英自捉不論禁地聽其搜緝如若捉獲  
著刑部嚴審回奏限三日無獲卽係欺君從重

論罪

推官讀完了聖旨，鐵御史謝過恩，忙立起身，欲與眾侯伯相見，不期眾侯伯聽見宣讀聖旨，知大夫侯事已敗露，竟走一箇乾淨，許多家人都漸漸躲了。惟推官知縣過來參見大夫侯，到此田地無可奈何，只得走起身，向鐵御史深深作揖道：「學生有罪，煩望老先生周旋。」鐵御史道：「我學生原不深求，只要辨明不是欺君便了。如今韓愿既已在此，又供出他妻女在內，料難再匿。莫若叫出來，免得人搜。」大夫侯道：「韓愿係其自來，妻女實不在此。」鐵御史道：「老先生既說不在，此我學生怎敢執言在此，只得遵旨一搜，便見明白。」就分咐鐵公子帶眾捕役，押韓愿入內去搜。大夫侯要攔阻，那裏攔阻得住。原來此廳雖是宅房，並無家眷在內。眾人走到內廳，蚤聞得隱隱哭聲。韓愿因大聲叫道：「我兒不消哭了。如今已有聖旨，拏人得見明白了，快快出來。」只見廳傍廂房內，韓愿的妻子屈氏聽見了，蚤接應道：「我在此快先來救我。」眾人趕到門前，門都是鎖的。鐵公子又是一錘，將門打開。屈氏方蓬著頭走出來，竟往裏走。口裏哭道：「只怕我兒威逼死了。」韓愿道：「不會死。」方纔還哭哩。屈氏卽奔到樓閣

上只見女兒聽得父親在外吆喝急要下樓出來却  
被三四箇丫環僕婦攔住不放屈氏忙叫道奉聖旨  
拏人誰敢攔阻丫環僕婦方纔放鬆屈氏看見房中  
錦繡珠玉堆滿都推開一邊單拏了一箇素包頭替  
女兒包在頭上遮了散髮扶了下來恰好韓愿接著  
同鐵公子并眾捕役一同領了出來到了堂前韓愿  
就帶妻女跪在鐵御史面前拜謝不已道生員并妻  
女三條性命皆賴大宗師老爺保全真是萬代陰功  
鐵御史道你不必謝我這是朝廷的聖恩然事在刑  
部勲臣本院尙不知如何因對著大興知縣說道他  
三人係特旨欽犯今雖有捕役解送但恐又有疎虞  
煩賢大尹押到刑部交付明白庶無他變知縣領命  
隨令眾捕役將韓愿并妻女三人帶去鐵御史然後  
指著大夫侯向推官說道沙老先生乃勲爵貴臣不  
敢輕褻敢煩賢節推相陪送至法司本院原係繆臣  
自當還獄待罪說罷卽起身帶著鐵公子出門上馬  
而去正是

取探虎穴英雄勇 巧識狐蹤智士謀

迎得蚌珠還合浦 千秋又一許虞侯

鐵御史去後大夫侯欵待推官急託權貴親友私行

賄賂到刑部與內閣去打點希圖脫罪不題却說鐵御史歸到獄中即將在大夫侯養閒堂搜出韓原妻女三人押送法司審究之事細細寫了一本登時奏上到次蚤批下旨來道

鐵英既於養閒禁地搜出韓原并其妻女則不獨心迹無欺且叅劾有實著出獄暫供舊職候刑部審究定案再加陞賞欽此

鐵御史得旨方謝恩出獄回到私衙鐵公子迎著夫妻父子歡然不題却說刑部雖受了大夫侯的囑託却因本院捉人不出干涉用情不敢十分再行庇護

又被韓原妻女三人口口咬定搶劫情真無處出脫只得據實罪上疏奏聞但於疏末回護數語道但念沙利年登不惑麟趾念切故淑女情深且劫歸之後但以義求並未強犯儻念功臣之後或有一綫可原然恩威出自上裁非臣下所敢專主謹具疏奏請定奪不勝待命之至過兩日聖旨下了批說道

大夫侯沙利身享高爵重位不思修身御下乃逞豪橫劫奪生員韓原已受生員韋佩聘定之女爲妾已非禮法及爲御史鐵英彈劾又不悔過首罪反捉韓原夫妻藏匿欽賜禁堂轉抵鐵

英爲妄奏其欺誑奸狡罪莫大焉據刑臣斷擬本當奪爵賜死姑念先臣勳烈不忍加刑著幽閉養閒堂三年以代流戍其俸米撥一年給韓愿以償搶劫散亡韓女湘絃旣守貞未經苟犯當著韋佩擇吉成親韓愿敦守名教至死不苟爲儒無愧著准貢教授庶不負所學鐵英據實奏劾不避權貴骨鯁可嘉又能窮探虎穴大有氣力著陞都察院掌堂刑臣緝捕徇情罰俸三月欽此

自聖旨下後滿京城皆相傳鐵公子打入養閒堂取出韓湘絃之事以爲奇人以爲大俠爭欲識其面拜訪請交者朝夕不絕韓愿蒙恩選職韋佩奉旨成婚皆鐵公子之力感之不啻父母敬之不啻神明惟鐵御史反以爲憂對鐵公子道天道最忌滿盈禍福每相倚伏我前日遭誣下獄禍已不測後邀聖恩反加遷轉可謂僥倖矣然奸侯由此幽閉豈能忘情况你捉臂把胸凌辱已甚未免虎視眈眈思爲報復我爲臣子此身已付朝廷生死禍福無可辭矣你東西南北得以自由何必履此危地况聲名漸高交結漸廣皆招惹是非之端莫若借游學之名遠遠避去如神

龍之見其首不見其尾使人莫測此知幾所以爲神也鐵公子道孩兒懶於酬應正有此意但慮大人居官言路動與人仇孤立於此不能放心鐵御史道我清廉自飭直道而行今幸又爲聖天子所嘉擢此高位卽有小讒料無大禍汝不須在念汝若此去還須勤修儒業以聖賢爲宗切不可恃肝膽血氣流入游俠鐵公子再拜於地道謹受大人家教自此又過了兩三日見來訪者愈多因收拾行李拜辭父母帶了小丹竟回家中而去正是

來若爲親思

去疑因避禍

儻問來去緣

老天未說破

鐵公子到了家中不期大名府皆知鐵公子打入養閒堂救出韓湘絃之事又見鐵御史陞了都察院不獨親友殷勤連府縣也十分尊仰鐵公子因想道若終日如此又不若在京中得居父母膝下還是遵父命借游學之名可以遠避遂將家務交付家人收拾行李資斧只帶小丹一人去游學只因這一去有分教風流義氣冤難解名教相思害殺人鐵公子游學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好逑傳第二回終

第三回

水小姐俏膽移花

詩曰

柔弱咸知是女兒，女兒才慧有誰知。

片言隱禍輕輕解，一轉飛灾悄悄移。

妙處不須聲與色，靈時都是竅和機。

饒他奸狡爭先用，及到臨期悔又遲。

話說鐵公子遵父命避是非出門游學茫茫道路不知何處去好因想道山東乃人物之地禮義之邦多生異人莫若往彼一遊或有所遇主意定了因叫小



丹僱了一匹蹇驢竟往山東而來正是

讀書須閉戶

訪道不辭遠

徧覽大山川

方能豁心眼

鐵公子往山東來游學且按下不題却說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有一位鄉官姓水名居一表字天生歷官兵部侍郎爲人任氣敢爲到也赫赫有名只恨年將望六夫人亡過不會生得子嗣止遺下一箇女兒名喚冰心生得雙眉春柳一貌秋花柔弱輕盈就像連羅綺也無力能勝及至臨事作爲又更却有才有膽賽過鬚眉男子這水居一愛之如寶因在京中做官就將冰心當做兒子一般一應家事都付他料理所以延至一十七歲尙未嫁人只恨水居一有箇同胞兄弟叫做水運別號浸之雖也頂著讀書之名却是一字不識單單倚著祖上是大官自有門第之尊便日日在不公不法處覓飲食誰料生來命窮詐了些來到手便消只如沒有一般却喜生下三箇兒子皆能繼父之志也是一字不識又生了一箇女兒十分羸陋叫做香姑與冰心小姐同年只大得兩箇月因見哥哥沒有兒子宦貲又厚便垂涎要自消受只柰冰心小姐未曾嫁出一時把持不能到手因此日日

免出媒人親戚來攬掇冰心字人，也有說張家豪富的，也有說李家官高的，也有說王家兒郎年少才高，人物俊秀的，誰知冰心小姐胸中有主張，這些浮言一毫不入。水運無法可施，忽有同縣過學士一箇兒子要尋親，他便要將姪女冰心嫁他。那過公子也是箇色中餓鬼，因說道：「不知他姪女生得如何？」他就細誇說如何嬌美，如何才能過公子，終有些疑心不肯應承。水運急了，就約他暗暗相看，原來水運與水居一，雖久分居，處祖上的住屋，却是一宅分爲兩院，內中樓閣連接處，尚有穴隙可窺。水運因引過公子悄悄偷看，因看見冰心小姐，伶俐非常，便眠思夢想要娶爲妻。幾番央媒來說，冰心小姐全然不採。過公子情急，只得用厚禮求府尊爲主。初時府尊知冰心小姐是兵部侍郎之女，怎敢妄爲，雖撇不得過公子面皮，也只得去說兩遍。因見小姐不允，也就罷了。不期過了些時，忽聞得水侍郎誤用一員大將，叫做侯孝，失機敗事，朝廷震怒，將水侍郎削了職，遣戍邊庭，立刻去了。又聞報過學士親推入閣，又見過公子再三來求，便提轉面皮，認起真來，著人請水運來，分咐道：「男女婚配，皆當及時。君子好逑，不宜錯過。女子在家

從父固是常經若時勢難待又當從權令姪女年已及笄既失萱堂之靠又無棠棣之倚孤處閨中而童僕如林甚不相宜若是令兄在京爲官或爲擇婚聽命可也今不幸遠戍邊庭生死未卜豈可不知變通苦苦自誤在令姪女閨中淑秀似無自言之理兄爲親叔豈不念骨肉而爲之主張况過學士已有旨推陞入閣過公子又擅科甲之才展轉相求自是美事萬萬不可聽兒女一日之私誤了百年大事故本府請兄來諄諄言之若執迷不悟不但失此好姻恐於家門有不利也水運聽了府尊這話正中其懷滿口

應承道此事治晚生久矣在家苦勸只因舍姪女爲家兄嬌養慣了任情任性不知禮法故凡求婚者只是一味峻拒今蒙老公祖婉示曲諭雖愚蒙亦醒治晚生歸去卽當傳訓舍姪女舍姪女所執者無父命也今聞大公祖之命豈不又過於父命萬無不從之理說完辭出回到家中便來尋見冰心小姐就大言恐嚇道前日府尊來說過府這頭親事我何等苦苦勸你你只是不理常言說破家的縣令一箇知縣惱了便要破人之家何况府尊他前日因見侍郎人家還看些體面今見你父親得罪朝廷問了充軍到邊

上去他就變了臉發出許多話來若是再不從他儻或作起惡來你又是一箇孤女我又沒有前程怎生當得他起過家這頭親事他父親又拜了相過公子又年少才高科甲有分要算做十分全美的了你除非今生不打算嫁人便誤過了這婚姻也由你儻或再捱兩三年終不免要嫁人那時要想大官府人家恐怕不能得教你細細斟酌冰心小姐道非是姪女執拗婚姻大事當遵父命今父既遠戍母親又蚤去世教我遵誰人之命水運道這話方纔府尊也曾說過他說事若處變便當從權父命既遠不可遵則我

公祖之命卽父命也既無我公祖之命你親叔之命亦卽父命也安可執一冰心小姐低著頭想了一想道公祖雖尊終屬外姓若是叔父可以當得親父便可商量水運道叔父親父俱是一脉怎麼當不得冰心小姐道我一向只以父命爲重既是叔父當得親父則凡事皆憑叔父爲之不必更問姪女矣水運聽了滿心大喜道你今日心下纔明白哩若是我叔父當不得親父我又何苦來管你這閑事我兒你聽我說過家這頭親事實是萬分全美你明日嫁出去纔得知若是夫妻和合你公公又要拜相求他上一本

你父親就可放得回來。冰心小姐道：若得如此更好。水運道：你既依允，府尊還等我回話。你可親筆寫箇庚帖來，待我送了去，使他們放心。冰心小姐道：寫不。打緊叔父須製箇庚帖來，我女兒家去製，不便。水運道：你既認我做親父，此事却在我身上，誰要你製？只要你寫箇八字與我。冰心小姐就當面取筆硯，用紅紙寫出四柱八字，遞與水運。水運接了，歡歡喜喜走到自家屋裏，說與三箇兒子道：過家這頭親事，今日纔做安了。大兒子道：妹子昨日還言三語四不肯順從，今日爲何就一口應承？水運道：他一心只道遵父命，因我說叔父就與父親一般，他方依了。大兒子道：他一時依了，只怕想回來還要變更。水運道：再沒變更，連八字都被我逼他寫來了。因在袖中取出與三箇兒子看，三人看了，俱歡喜道：好好，這再動不得了。水運道：好是好了，只是還有一件。大兒子道：還有那一件？水運道：他說認我爲親父，這些庚帖小禮物，便該我去料理。纔妙。大兒子道：小錢不去，大錢不來。這些小事，我們不去料理，明日怎好受他的財禮？與家私。水運道：說便是這等說，只是如今那裏有大兒子道：這說不得。父子商量，因將衣服首飾當了幾兩。

銀子來先買了兩尺大紅緞子又打了八箇金字釘在上面精精緻緻做成一箇庚帖親送與府尊看道蒙太公祖分咐不敢抗違謹送上庚帖府尊看了甚喜因分咐轉送到縣裏教縣尊爲媒縣尊知是府尊之命不敢推辭遂擇了箇好吉日用鼓樂迎送到過府來過公子接著如獲珍寶忙忙受了盛治酒筵款待縣尊過了數日齊齊整整備了千金聘禮又擇了一箇吉日也央縣尊做大媒吹吹打打送到水家來水運先一日就與冰心小姐說知叫他打點冰心小姐道我這邊因父親不在家門庭冷落已久旣叔叔

認做親父爲我出庚帖今日聘禮也只消行在叔父那邊方纔合宜何況同一祖居這邊那邊總是一般水運道受聘在我那邊到也罷了只怕同帖出名還要寫你父親冰心小姐道若定要寫父親名字則叔父終當不得親父了况父親被朝廷遣謫是箇有罪之人寫了過去恐怕不吉惹過家憎厭且受聘之後往來禮文甚多皆要叔父去親身酬應終不成又寫父親名字還是寫叔父的名字不知不覺水運道這也說得有理因去買了幾箇繡金帖回來叫冰心小姐先寫下伺候冰心小姐道寫便我寫向外人只說

是哥哥寫的，恐被人恥笑。水運道：這箇自然。冰心小姐既寫了水運名字，又寫著爲小女答聘寫完。念與水運聽。水運聽了道：怎麼寫小女冰心小姐？道：既認做親父，怎麼不寫小女水運？道：這也說得是因拏了帖子回來，說與兒子道：禮帖又是我出名，又寫著爲小女答聘。莫說禮物是我們的，連這家私的名分已定了。父子暗暗歡喜。到了次日，過家行過聘來。水運大開中門，讓禮物進去。滿堂結綵鋪毡，鼓樂喧天，迎接縣尊進去款待。熱鬧一日。冰心小姐全然不管，到了客散，水運開了小門，接冰心小姐過去看盤。因問道：這聘金禮物，還該誰收？冰心小姐道：叔父既認做親女，如此費心費力費財，這聘金禮物自然是叔父收了。莫說禮物就是所有產業，父親也不會生得兄弟，也終是叔父與哥哥之物。但父親遠戍，生死未知。姪女只得暫爲保守，不敢擅自與人。水運聽了，鼓掌大喜道：姪女真是賢淑。怎看得這等分明？說得這等痛快。遂叫三箇兒子一箇女兒，將行來聘禮照原單都點明收了。正是：

事拙全因利

人昏皆爲貪

慢言香餌妙

端只是魚饒

過了月餘，過公子打點停當，又揀了箇上吉之日，笙簫鼓樂，百輛來迎，十分熱鬧。水運慌作一團，忙開了小門，走過來催冰心小姐快快收拾。冰心小姐祥爲不知，懶懶的答應道：「我收拾做甚麼？」水運聽了，著急道：「你說得好笑，過家今日來娶，鼓樂喜轎都已到門了。你難道不知，怎說收拾做甚麼？」冰心小姐道：「過家來娶，是娶姐姐，與我何干？」水運聽了，愈加著急，道：「過家費了多少情分，央人特爲娶你，怎說娶你姐姐？你姐姐好箇嘴臉，那過公子肯費這千金之聘來娶他？」冰心小姐道：「我父親遠戍邊庭，他一生家業皆我主張。我又不嫁，怎說娶我？」水運聽了，心下急殺，轉笑道：「據你說話，甚是乖巧，只是你做的事，却拙了。」冰心小姐道：「既不嫁，誰能強我？我有甚事，却做拙了？」水運道：「你既不嫁，就不該寫庚帖與我。今庚帖已送至過府，只怕不嫁二字難說。」冰心小姐道：「叔叔不要做夢，不醒我既不願嫁，怎肯又寫庚帖與叔叔？」水運又笑道：「賢姪女，這箇不消賴的，你只道我前日打金八字時，將你親筆寫的弄落了，便好不認帳。誰知我比你又細心，緊緊收藏，以爲證據，你就滿身是口也賴不去。」冰心小姐道：「我若親筆寫了庚帖與叔叔，我自無



辭若是不會寫叔叔却也冤我不得你可取來大家當面一看水運道這箇說得有理因忙走了回去取了前日寫的庚帖又叫三箇兒子都過來當面對質因遠遠拏著庚帖一照道這難道不是你親筆寫的還有何說冰心小姐道我且問叔叔你知我是幾月生的水運道你是八月十五日亥時生的生你那一夜你父親正同我賞月喫酒我是你親叔叔難道不知冰心小姐道再請問香姑姐姐是幾月生的水運道他是六月初六日午時生的冰心小姐道叔叔可曾看這庚帖上是幾月生的水運道庚帖上只寫八箇字却不曾寫出月日叫我怎麼看冰心小姐道這八箇字叔叔念得出麼水運道念是念不出只因前日打金八字時要稱分兩也說甲字是多重子字是多重故記得是甲子辛未壬午戊午八箇字共重一兩三錢四分冰心小姐道既是這八箇字却是姐姐的庚帖了與我何干怎來向我大驚小怪水運道分明是你自寫的怎麼是他的冰心小姐道叔叔不須爭鬧只要叫一箇推命先生算一算這八字是八月十五是六月初六便明白了水運聽了呆了半晌說道只怕真的到底假不得莫說過家并府尊縣尊俱

知我是爲你結親，就是合郡人也知是過公子娶你，雖是庚帖被你作弄了，然大媒主婚，眾口一詞，你如何推得乾淨？冰心小姐道：不是我推，既是過家娶我，過家行聘，就該行到我這邊來，爲何行到叔叔家裏？叔叔竟受了，又出回帖稱說是爲小女答聘，並無一字及於姪女，怎說爲我？水運道：我稱你爲小女，是你自己要認做親父，與你商量過的。冰心小姐道：若是叔叔沒有女兒，便認姪女做女，也還可講。况叔叔自有親女，就是要認姪女做親女，也該分別箇大小女。二小姐怎但說小女？若講到那裏，就是叔叔自做官也覺理上不通。水運聽了這許多議論，急得捶胸跌足，大哭起來道：罷了罷了！我被你害的苦了！這過公子奸惡異常，他父親又將拜相，他爲你費了許多家財，今日吉期，請了許多顯親貴戚，在家設宴，守候結親，鼓樂喜轎，蚤辰便來伺候，到晚不得自騎馬來迎親，你若是不肯，沒人與他，他怎肯干休？你叔叔這條性命，白白的要斷送在你手裏，你既來害我，我也顧不得你，先將你告到縣尊府尊處，訴出前情，見得是你騙我，不是我騙過家，聽憑官府做主，只怕到那其間，你就會講會說，也要拋頭露面，出乖弄醜。冰心小姐道：

叔叔若要告我，我只消說叔叔乘父被謫，結黨謀陷孤女嫁人，要占奪家私，只怕叔叔的罪名更大了。水運聽了，愈加著急道：「不是我定要告你，只是我不告你，我的干係怎脫？」冰心小姐道：「叔叔若不牽連姪女，但要脫干係，却甚容易。」水運聽說容易，便住了哭問道：「這箇冤結就是神仙也解不開，怎說容易？」冰心小姐道：「叔叔若肯聽姪女主張，包管大憂變成大喜。」水運道：「這事又奇了。」此時此際，死在頭上，那裏還望大喜？只要你有甚主張，救得我不被過公子凌辱，便好了。」冰心小姐道：「我想香姑姐姐今年已是十七歲了，也該出閨了，何不乘此機會，明公正氣，就將姐姐嫁去，便一件事完了，何必別討煩惱？」水運聽了，再思沈吟，忽驚喜道：「到是一策，只恐你姐與你好醜，大不相同。」嫁過去，過公子看不上，定然說話。冰心小姐道：「叔叔送去的庚帖，明明是姐姐的，他行聘又明明到叔叔家裏，叔叔的回帖又明明說是小女，今日他又明明到叔叔家裏來娶，理合將姐姐嫁去，有甚話說得？」况叔叔已有泰山之尊，就是從前有些不到處，也可消釋，豈不是大憂變成大喜？」水運聽說到此，不覺笑將起來道：「我兒，你一箇小小女子，怎胸中有這許多。」

妙用把一箇活活的叔叔騙死了。又有本事救活過來。冰心小姐道：「不是姪女欺騙叔叔，只因叔叔要尋事姪女，不得不自求解免耳。」水運道：「只是你姐姐麤手莽腳，平素又不曾收拾，今日忽然要嫁，你須過去替他裝束裝束。」冰心小姐巴不得送了出門，只得帶了兩箇髻鬟過去，替他梳頭、薙面、擦牙、修眉。從午後收拾到晚，又將珠翠鋪了滿頭，錦繡穿了滿身。又囑咐他到房中時，只說害羞，定要他吹滅了燈燭。然後與他見面就寢。儻飲合巹，須叫侍妾們將新郎灌醉。又分咐他新郎若見面有些嫌你的話，你便尋死覓活，驚嚇他。香姑雖說癡蠢，說到他痛癢處，便一一領畧。剛剛裝束完，外面已三星在天。過公子騎著一匹馬，許多家人簇擁前來親迎。水運無法，只得將女兒扶上轎，聽眾人吹吹打打娶去了。正是：

奸雄雖然狡

無如智慧高

漫言鳩善奪

已被鵲移巢

過公子滿心以爲冰心小姐被他娶了來家，十分歡喜，迎到大門前，下了轎，許多侍女挽扶到廳中，錦帕蓋著頭，窈窕窈窕，彷彿天上的神仙。人人都認做冰心小姐，無一箇不嘖嘖贊好。拜過堂，一齊擁入洞房。

就擺上合巹酒來要他與新人對飲香姑因有先囑之言除去蓋頭遂入帳幔之中死也不肯出來過公子認做他是害羞便不十分強他竟出到外廳陪眾親戚飲酒一來心下歡喜二來親戚勸賀左一杯右一盞飲得酩酊大醉方走入房中看一看只見燈燭遠照著新人猶隱隱坐在帳中過公子乘著醉意走到帳中來低低說道夜深了何不先睡香姑看見忙背過臉去悄悄叫侍妾吹燈侍妾尚看著過公子未敢就吹過公子轉湊趣道既是新夫人叫吹燈你們更次息了去罷眾侍妾聽得忙忙將燈燭吹息一閃散去過公子急用手去摸新人蚤已脫去衣裳鑽入被裏去了過公子那裏還忍得住連忙也脫去衣裳鑽到被裏一心只說是偷相的那一位冰心小姐快活不過便千般摩弄百種溫存香姑也是及時女子到此田地豈能自持一霎時帳擺流蘇被殷紅浪蚤已成其夫婦正是

帳底爲雲皆淑女 被中漫戰盡良人

如何曉起看顏面 便有相親方不親

過公子恣意爲歡直睡到次蚤紅日三竿方纔醒轉過公子睜開眼忙將新人一看只見廣額方面蠢蠢

然那裏是偷相的那位小姐忙坐起來，穿上衣服，急急問道：「你又不是水小姐，爲何充做水小姐嫁了來？」香姑說：「那箇說我不是水小姐，你且再細認認看過。」公子只得又看了一眼，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我認得的水小姐的俊俏麗貌，如芙蓉出水，楊柳含煙，那是這等模樣，多是被水浸之，這老狗騙了。」香姑聽了，著腦道：「你既娶我來，我就是你敵體的夫妻了，你怎這樣無禮，竟對我罵我的父親？」過公子聽了，愈加著急道：「罷了罷了，他原領我偷相的是姪女冰心小姐，你叫他做父親，莫非你是他的親女兒？」香姑聽了，也坐起來，穿上衣服，說道：「你這人怎這樣糊塗？冰心小姐乃是做官大伯父的女兒，你既要娶他，就該到他那邊去求了，怎來求我父親？況我父親出的庚帖，又是我寫的八字，回帖又明明寫著爲小女答聘，難道不看見？怎說是冰心小姐？你聘禮親迎，俱在我家，怎說不是我今日明媒正娶成了夫婦？却說鑽穴偷相，這等敗倫傷化的言語來，教我明日怎與你操持并日生育子嗣？看起來不如死了罷。」因哭天哭地的尋了一條汗巾，要去自縊。過公子見不是冰心小姐，已氣得發昏，及聽香姑云尋死，又喫一驚，只因這一驚。

有分教，纔被柳迷，又遭花騙，不知畢竟怎生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好逑傳第三回終

第四回

過公子癡心捉月

詩曰

人生可笑是蚩蚩，眼豎眉橫總不知。

春夢做完猶想續，秋雲散盡尚思移。

天機有礙尖還鈍，野馬無疆快已遲。

任是潑天稱大膽，爭如閨閣兒小心。

話說過公子與香姑做了親，看破不是冰心小姐，已十分氣苦。又被香姑前三後四說出一篇道理來，只要尋死覓活，又驚得沒擺佈，只得叫眾侍妾看守勸。

解自己梳洗了，瞞著親友悄悄來見府尊，哭訴被水運騙了道：「前面引我偷相的，却是冰心小姐，後面發庚帖受財禮，及今嫁過來，却是自家女兒，叫做香姑。銀錢費去，還是小事，只是被他愚弄，實情不甘，必懇求公祖大人推家父薄面，爲治晚懲治他一番，方能釋恨。」府尊聽了，想一想道：「這事雖是水運設騙，然亦賢契做事不老到，既受庚帖，也該查一查他的生辰月日。」此事連本府也被他朦朧了，還說是出其不意。賢契行聘，怎麼不到水侍郎家，却到水運家去？冰心係水運之姪女，回帖稱小女，就該動疑了。怎麼又迎娶這一日，又到水運家去，豈不是明明娶水運之女？今娶又娶了，親又結了，若告他抵換，誰人肯信？至於偷相一節，又是私事，公庭上怎講得出口？要懲治他，却也無詞。賢契請回，莫若好好安慰家裏，不要急出事來。待本府爲你悄悄喚水運來，問他箇詳細，再作區處。過公子只得拜謝回家，轉將好言安慰香姑，不題。却說水運，自夜裏嫁了女兒過去，捏著一把汗，睡也睡不著，天纔亮，便悄悄叫人到過府門前去打聽，却並不見一毫動靜，心下暗想道：「這過公子又不是箇好人，難道將錯就錯罷了。」滿肚皮懷著鬼胎，到



日中忽前番府裏兩箇差人又來說太爺請過去說話水運雖然心下鶻突却不敢不去只得大著膽來見府尊府尊叫到後堂便與他坐了將衙役喝開悄悄細問本府前日原爲過宅講的是你令姪女你怎麼將你女兒騙充過去這不獨是欺騙過公子竟是欺騙本府了今日過公子哭訴說你許多奸狡要我懲治本府因你也是官家又怕內中別有隱情故喚你來問明你須實言告我我好詳察定罪水運聽了慌忙跪下道罪民既在太公祖治下生死俱望太公祖培植怎敢欺騙昨夜之事實出萬不得已內中有萬千委曲容罪民細述求太公祖寬宥開恩府尊道既有委曲可起來坐下細講水運因起來坐下說道罪民與過公子議親實實是爲舍姪女起見不料舍姪女賦性堅貞苦苦不從罪民見他不從後來就傳示太公祖之命未免說了些勢利的言語不料舍姪女心靈性巧就滿口應承恐怕拗出禍來就轉過口來要認我做親父方肯相從罪民只要事成便認做親父罪民恐他有變就叫他親筆寫了庚帖爲定又不料舍姪女機變百出略不推辭提起筆來就寫罪民見寫了庚帖萬萬無疑誰知他寫的却是小女的

八字罪民一時不察竟送到太公祖案下又蒙太公祖發縣裏送與過宅一天喜事可謂幸矣那曉得俱墮在舍姪女術中後來回帖稱小女與罪民自受聘俱是被他認爲親父惑了直到昨日臨期催他收拾他方變了臉說出前情一毫不認罪民事急無可解救哭要尋死他又爲我畫出這條計來免禍罪民不得已冒險只得將小女嫁去實不是罪民之本心也竊思小女雖然醜陋但今既已親薦枕席或者轉是天緣統望太公祖開恩府尊一一聽了轉歡喜道令姪女小小年紀怎有如此聰慧真可敬可愛據你說來雖是情有可原只是過公子受了許多播弄怎肯甘心水運道就是過公子不甘心也只爲不娶得舍姪女舍姪女今日嫁了別人便難處了昨日之事舍姪女雖然躲過却喜得仍靜守閨中過公子若不忘情容罪民緩緩騙他以消前愆未嘗不可府尊道若是令姪女終能歸於過公子這便自無說了只是你姪女有如此才智如何騙得他動水運道前日小女未曾嫁時他留心防範故被他騙了如今小女嫁過去他心已安了那裏防備得許多只求太公祖請了過公子來容罪民設一妙計包管完成其事府尊道

既是這等說本府且不深究若又是誰言則斷不輕  
恕因又差人請過公子相見過水運又將前情說  
了一遍與過公子聽了過公子聽完因回嗔作喜道若  
果有妙計仍將令姪女嫁過來則令愛我也不敢輕  
待只是令姪女如此靈慧請問計將安出水運道也  
不須別用妙計只要賢婿回去與小女歡歡喜喜不  
動聲色到了三六九作朝的日期大排筵宴廣請親  
朋外面是男親內裏是女眷男親須求太公祖與縣  
尊在座女眷中舍姪女是小姨子也該來赴席待他  
來時可先將前日的庚帖改了他的八字到其間賢  
婿執此求太公祖與縣父母理論我便在旁撻掇便  
不怕他飛上天去安有不成之理過公子聽了滿心  
歡喜道此計大妙府尊道此計雖妙但只你令姪女  
乖巧有心不肯水運道他見三朝六朝沒話小女的  
名分已定他自然不疑到了九朝十二朝事愈沈了  
既係至親來請他好不來商量停當過公子與水運  
遂辭謝了府尊出來又各各叮囑算計停當方別正  
是

大道分明直

奸人曲曲行

若無貞與節

名教豈能成

過公子回家打點不題，却說水運到家，將見府尊的事情，瞞著不題，却歡歡喜喜的走過來，見冰心道：「我兒，昨日之事，真正虧了你，若不是這箇法兒，今日天也亂下來了。」冰心小姐道：「理該如此，也不是甚麼法兒。」水運道：「我今蚤耽煩憂，這時候不見動靜，想是大家相安無事了。」冰心小姐道：「相安也未必，只是說也無用，故隱忍作後圖耳。」水運道：「有甚後圖，遂走了過來，心下暗想道：這丫頭，怎料事這等明白，過家請他，只怕還不肯去。」到了十二朝，先三日過家，就下了五箇請帖來：一箇請水運，三箇請三箇兒子，俱是過公子出名。一箇是請冰心小姐的，是香姑出名。水運接了，都挈過來，與冰心小姐看，因笑道：「這事果都應了你的口。」大晏變成大喜，他既請我們合家去做，十二朝須都去走走。方見親密，冰心小姐道：「這箇自然都該去。」水運道：「既是都該去，再無空去之理，須備禮物。」先一日送去，使他知道我們都去，也好備酒。冰心小姐道：「正該先送禮去。」水運取了箇大紅帖子來，要冰心小姐先寫定，好去備辦。冰心小姐全不推辭，就舉起筆，定了許多禮物，與水運去打點。水運拏了禮帖，滿心歡喜，以為中計，遂暗暗傳信與過公子，又叫算

命先生將他八字推出暗暗送與過公子叫他另打金字換過以爲憑據又時時在冰心小姐背後探他說些甚麼恐怕他臨期有變冰心小姐却毫不露相也不說不去也不說去水運心下掣不穩只得又暗暗傳信去叫女兒頭一日先著兩箇婢女來請說道小夫人多多拜上小姐說凡事多虧小姐扶持明日千萬要請小姐蚤些過去面謝冰心小姐道明日乃你小夫人的吉期自然要來奉賀就叫人取茶與他二人喫一面喫茶一面便問道你小夫人在家做甚麼一箇回道不做甚麼一箇道今蚤釘金的紅緞子

不知做甚麼冰心小姐道可在上面的可是幾箇金字婢女道正是幾箇金字冰心小姐聽了就推開說別話婢女喫完茶辭去冰心小姐親口許他必來水運聞知滿心歡喜到了次日清晨過家又打發兩箇婢女來請因取出了一箇小金盒兒內中盛著十粒黃豆大的滾圓珠子送與冰心小姐道這十顆珠子是小夫人叫我暗暗送與小姐的小姐請收了我們好回話冰心小姐看一看因說道明珠重寶不知是賣不知是送若是賣我買不起若是小夫人送我你且暫帶同待我少停面見小夫人收罷婢女不知就

依舊拏了回去。婢女纔去。水運就過來問轎子傘。要用幾人。冰心小姐道：「父親被謫不宜用大轎黃傘。只用小轎爲宜。昨日南莊有莊戶來交租米。我已留下兩人伺候。不勞叔叔費心。」水運道：「今日過家貴戚滿門。我們新親必須齊整些爲妙。若是兩人轎又不用傘。冷冷落落豈不惹人恥笑。」冰心小姐道：「笑自由他。名我却不可犯水運。強他不過。因說道：轎子既有了。我們男客先去。你隨後就來罷。」竟帶了三箇兒子先去。正是

拙計如推磨

慧心若定盤

收來還放去

偏有許多般

却說過公子打聽得冰心小姐許了。准來不勝之喜。又拜懇府尊與縣尊爲他作主。又請出三四箇學伴。相公要他作僮相贊成。十顆珠子要賴作他受聘定的金字庚帖。要做證見。又選下七八箇有氣力的侍妾。叫他只等下轎進門。便上前攙扶定了。防備他事。急尋死。又收拾一間精緻的內房。內鋪的錦繡珠翠。十分富麗。使他動心樂從。清晨使婢妾相請。絡繹不絕。直請到午後。方有人來報道。冰心小姐已上轎出門了。不一時。又有人來報道。水小姐的轎子已到半

路了過公子聽了喜得心花俱開忙叫樂人伏於大門左右只候轎一到門就吹打迎接過公子心急自走出門去望只見遠遠一乘小轎四箇了嬈列在前面後面幾箇家人跟隨飄飄而來就像仙子臨凡一般將及到門過公子不好意思轉走了進去府尊與縣尊坐在大廳上聽說到了心下暗想道這女子前面多少能幹今日到底還落在他們圈套裏可憐又可惜不期水小姐的轎直擡到門前剛剛登門歇下四箇了嬈捲起轎簾冰心小姐露出半身正打算出轎門裏面七八箇侍妾正打算來攙扶忽門旁鼓樂吹打起來冰心小姐聽了便登時變了顏色道這鼓樂聲一團殺氣定有奸人設計害我進去便落陷坑因復轉身坐下叫快擡回去那兩箇擡轎的莊戶是蚤分咐的不等冰心小姐說完蚤擡上肩如飛的一般奔回去了四箇了嬈與跟隨的家人也忙忙趕去正是

珠戲不離龍領下 鬚撩偏到虎顛邊

始知俏膽如金玉 看得癡愚不值錢

過公子聽得鼓樂響只認做進來了忙躲在小廳旁偷看不期鼓樂響不得一兩聲就住了忽七八箇侍

妾亂跑進來尋公子，公子走出來問道：「怎麼水小姐不進來？」眾侍妾道：「水小姐轎已下了，因聽見樂人打吹，忽喫驚道：『這鼓樂聲一團殺氣，定有奸人害我。』」去便落陷坑，快回去，遂復上轎，擡回去了。過公子，跌足道：「你們怎不扯住他？」眾侍妾道：「去的甚快，那裏容你扯過？」公子急叫人快趕時，轎已去遠了，趕之不上。過公子，氣得呆了，忙到大廳來，向府尊、縣尊訴說其事。府尊與縣尊聽了，又驚又喜。府尊因說道：「這女子真奇了，怎麼聽見鼓樂聲，就知要害他？」因對水運道：「令姪女平素曉得術數，麼？」水運道：「他自小跟著父親，讀些異書，常在家中斷禍福，我們也不信他。不期今日到被，他猜著了。」眾親友聽見，俱皆驚訝。過公子尚不死心，又分咐兩箇婢女去請，說道：「今日十二朝，是親皆來，故請小姐去會一會。」家公子並無他意，為何到門就轉，婢女去了，回覆道：「水小姐說：『我只道是親情好意，請去會會，故一請便來。』」誰知你公子不懷好心，已將庚帖改了，又要將珍珠作聘，叫府縣官逼勒我，若不是鼓樂聲告我，幾乎落你公子圈套。你可多多拜上公子，可好好與小夫人受用。我與他不是姻緣，不要妄想。府尊與眾親友聽見，一發贊羨道：「這水」



小姐真不是凡人，大家亂了半日，只得排上酒來喫了散去。過公子心下不甘，因又留下水運，說道：「我細想令姪女縱然聰慧，那裏就是神仙說得如此活現，定是你通謀騙我水運聽了，就跪在地下對天發誓道：『我水運若係與姪女通謀，哄騙公子，我就全家遭瘟。』過公子忙扶起來，說道：『你若果不與他通謀，老實對你說，這樣聰慧女子，實實放他不下水運道。』賢婿不必冤我，我還有一計。過公子道：『又有甚計？』水運道：『這九月二十日，乃他母親忌辰，年年到這日，必要到南莊母親墳上去祭掃，兼帶著催租看菊花，已做了常規。公子到這日，必須騎匹快馬，帶幾箇健僕，躲在南莊前後，等他祭掃完了，轉回家去，打開轎夫擡著，便走到了家中，便是公子的人了。』聽憑公子調停，成不成，却怨我不著。過公子聽了，連聲道：『此計甚妙。』定要如此行了，但恐怕到那日，或遇風雨不去，水運道：『舍姪女爲人最孝，任是大風雨，也要去的。』過公子聽了，滿心歡喜，兩下約定，方纔別去。正是

凡人莫妄想天仙，要識麻姑有鐵鞭。

畢竟此中有受用，嘴邊三尺是垂涎。

按下過公子打點九月二十日搶親不題，且說水運

回家因走過來對姪女道過家一團好意你因甚疑心到了門却又擡回來教我們掃興連我也帶累沒趣冰心小姐道不消我說他做的事他心下自然明白水運忙合掌道阿彌陀佛不要冤屈他冰心小姐道我先聽得鼓聲甚暴突然三搥他造謀不淺今日雖被我識破決不住手必然還有兩番來尋我到明日驗過叔叔方知不是我冤他數語說得水運毛骨竦然不敢開口只得走了過去到了九月二十冰心小姐果然叫人打點祭禮到南莊去拜掃先一日就請水運與三箇兄弟同去水運想道明日過公子領

多人來搶親那時少不得有一番吵鬧我若同去未免也打在渾水裏招惹是非因回說道我明日有要緊的事務要出門恐怕不能去了小姐道叔叔既不去哥哥與兄弟難道也不去水運道你兩箇哥哥要管家只好叫你兄弟同去說定了就暗暗通信與過公子說自去不便只叫小兒子同去作箇耳目原來這南莊離城有十二三里冰心小姐曉得路遠清晨就起來收拾坐一乘大煖轎轎幔四面遮得嚴嚴的又一柄黃傘在前引道後面四箇丫嬛是四乘小轎小兄弟與家人俱騎馬在後面隨行竟從從容容出

城往南莊去祭掃正是

鏡裏花枝偏弄影 水中月影慣撩人

誰知費盡攀撈力 總似明河不可親

冰心小姐轎已到了南莊莊戶將莊門大開讓轎子直擡到大廳上方下冰心小姐既進了莊門便依舊關上幾匹馬就在莊外下了冰心小姐纔坐下莊婦便擺出茶來冰心小姐就叫小兄弟同喫喫完茶就問莊婦道後面墳上祭禮可曾打點麼莊婦答道俱已齊備只候小姐行禮冰心小姐遂起身同小兄弟直走到後面母親的墳上哭祭了一番直等化了紙

錢方回身到莊西一間閣上去看菊花原來這南莊有東西兩層高閣東邊閣下栽的都是桃花以備春祭賞玩今日是秋祭冰心小姐上了西閣往下一看只見閣下滿地鋪金菊花開的正盛有踏莎行詞爲證

瘦影滿籬香疎三徑深深淺淺黃相映露下繁英饑可食風前雅致誰堪並談到可憐懶如新病厭厭開出秋情性漫言盡日只閒閒須知詩酒陶家興

冰心小姐在西閣上看菊又四郊一望正是秋成之

時收的收割的割鄉人奔來奔去手腳不停忽看見  
兩箇閒漢立在一間草屋邊看攬稻有些詫異因再  
向西邊一看又見三箇閒漢坐在一堆亂草上忽眠  
忽起再看看又見小兄弟與一箇青衣小廝掩在照  
牆後說話冰心小姐心下明白並無言語不多時莊  
婦擺飯在後廳請冰心小姐去喫冰心小姐下了閣  
叫人尋了小兄弟來同喫喫完飯小兄弟催冰心小  
姐道路遠沒事蚤些回去冰心小姐道你且再玩耍  
片時我還要分咐莊戶催討租米小兄弟又去了冰  
心小姐因叫眾莊戶將田莊事務一一分咐明白發  
放了然後坐在後廳傍小房裏叫了嫖將大皮箱出  
空了衣服用包袱包起又取了許多碎石塊放在空  
箱裏擡到大轎櫃底下放了又叫家人尋一大塊石  
用包袱包了放在轎櫃上然後將轎門關上用鎖鎖  
了放下轎幔遮了又叫眾家人進來分咐如此如此  
眾家人領命然後自家換了一件青衣坐在四乘小  
轎內却留下一箇了嫖叫莊戶另尋小轎送來收拾  
停當却叫家人開了莊門喝道轎夫快來小姐已上  
了轎轎夫正在外面伺候聽得叫便一齊擁入各認  
原轎照舊擡了出來黃傘又在前面引路家人又尋了

小兄弟來同騎馬跟隨纔離莊門不上一箭路，蚤東邊兩箇西邊三箇，一霎時跳出一二十箇腳夫來，有幾箇將大轎捉住不放，有幾箇將擡轎的亂打道：「這地方是我們的生意，你怎麼來擡？」打得四箇轎夫披頭散髮，略略放手，另有四箇轎夫接上肩頭，擡著飛跑去了。後面騎馬的家人看見，忙忙加鞭趕上前，吆喝道：「作死的奴才，這是城中水侍郎的小姐，怎敢搶擡那擡轎的？」聽見說是水小姐，一發跑的快，後面家人的馬將近趕上，只見過公子帶著一簇人從林中出來，攔住大叫道：「你家小姐已是我家過公子娶了，你們還趕甚麼？家人看見慌忙勒住馬道：「原來是過姑爺擡回去，小人不該恐怕小姐明日責罰過公子，道快回去。」小姐若責罰你都在我身上，說罷將馬加上一鞭去了。眾人去趕前邊轎子，眾家人借此縮住等小姐的小轎上來，悄悄的擡了回家，不題。却說過公子趕上大轎，歡歡喜喜擁進城來，只因這一搶，有分教：歡顏變怒，喜臉成羞，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好逑傳第四回終

第五回

激義氣鬧公堂救禍得禍

詞云

纔想鯨吞又思鳩奪，奸人偏有多般惡。誰知不是好姻緣，認得真真還又錯。恰恰迎來，剛剛遇著，冤家有路原非濶。不因野蔓與閒藤，焉能引作桃夭合。

右調踏沙行

話說過公子自與水運定下搶水小姐之計，恐怕搶了來不能貼服，依舊請了府尊與縣尊在家坐等。要

他執庚帖判斷方沒話說，仍又請了許多親戚在家，要顯他手段，終是娶了水小姐來家。這日帶著許多人，既搶到手，便意氣揚揚，蜂擁回家，到了大門前，腳夫便要住轎，過公子連連揮手道：「擡進去，過了小廳，過公子還叫腳夫擡進去，直擡到大廳月臺下方纔歇下。府尊與眾親友看見，都起身迎下廳來，作賀道：『淑女原不易求，今日方真正恭喜了。』過公子到了此際，十分得意，搖搖擺擺走上廳來，對著府尊縣尊打一恭道：『今日之事，不是治晚生越禮，但前日所聘定者，是冰心小姐，現有庚帖可證，不料後來背約負盟，移花接木，治晚生心實不甘。故今日行權娶來，求太公祖與老父母作主。』府尊縣尊同說道：『這婚姻始末，皆太府本縣所知，今既迎歸，可快快擁入洞房，成其佳禮。』過公子道：『這使不得，若單單結褵，恐涉私，不服必經明斷。』方彼此相安。府尊道：『既是這等說，可請新夫人出來面講。』過公子因叫出幾箇侍妾去開轎門，眾侍妾上前掀開轎幔，看見轎門有小鎖鎖著，忙說與過公子：『過公子道：『這不打緊，因走上前將小鎖扭去。』眾侍妾轉入轎扛中，將兩扇轎門打開，一看，却驚得面面相覷，做聲不得。過公子看見眾侍妾呆立不

動因罵道蠢奴才快些扶新夫人出來呆立著做甚麼眾侍妾忙回道轎裏沒有甚麼新夫人却扶那箇過公子聽說沒有新夫人喫了一驚忙走到轎前一看只見轎裏一箇黃包袱那裏有箇人影急得連連跌腳道明明看見他在閣上怎上轎時又被這了頭弄了手腳殊屬可恨府尊縣尊眾親友聽見都到轎前來看內實無一人齊贊嘆道這冰心小姐真是箇神人了因對過公子說道我勸賢契息了念頭罷這女子行事神鬼莫測斷不是箇等閒人過公子氣得半句話也說不出只是垂頭嘆氣府尊又叫取出黃包袱並皮箱打開一看却都是些大小石塊又笑箇不了大家亂了半晌見沒興頭便陸續散去獨有一箇在門下常走動的朋友叫做成奇却坐著不動身過公子與他說道今日機會可謂奏巧矣怎又脫空想是命裏無緣成奇道事不成便無緣事若成包管你又有緣了凡是求婚斯斯文文要他心服便難了若有勢利可以搶奪事便容易以公子之勢力何謀不成何須嗟嘆過公子道兄不要將搶奪看輕了他是箇深閨女子等閑不出來就縱有撥天本事也沒處下手成奇道我却想了一箇妙計過公子道請教



有甚妙計成奇道我聞得他父親水居一被謫邊庭久無消息又聞得冰小姐是箇孝女豈不思想望赦公子只消假寫一張紅紙報條說是都察院上本請赦蒙恩准赦復還原職叫一二十人假充報子出其不意報進他門去報喜要他出來討賞他若不出來再說又有恩赦詔書要他親接他歡喜不過自然忘了情況聞有旨不敢不出來等他出來看明白了暗的藏下轎子撮上就走他一箇柔弱女子縱說得伶俐如何拘得眾人過過公子聽說歡喜道此計甚妙成奇道此計雖妙只怕搶到家來他的性子極烈儻有這長這短那時禍便當不起公子莫若先動一張呈子與府縣說明了先擡到縣後擡到府要府縣做主批一筆旣前經聘定准擡回結親那時便安穩了過公子聽了越加歡喜道如此尤妙二人算計定了便暗暗打點行事不題正是

一奸未了一奸生 人世如何得太平

莫道紅顏多跌剝 鬚眉男子也難行

却說冰心小姐自用計脫了南莊之禍便閉門靜處就是婦女也不容出入只是父親被謫久無消息未免愁煩忽一日梳裝纔罷忽聽得門外一陣喧嚷許

多人擁進門來，擎了一張大紅條子，貼在正廳屏門上。口裏亂嚷道：「老爺奉旨復任，特來報喜討賞。」又有幾箇口稱還有恩赦詔書，請小姐開看。人多語亂說，不分明。小姐只得自走到堂後來觀看，只見那張紅條子貼在上面。堂後又看不見眾人，報人又亂嚷著，快接詔開讀。冰心小姐恐接旨遲了，只得帶著兩箇丫環走出堂來，細問腳還未曾站穩，報人蚤將冰心小姐圍在中間道：「聖旨在此。」請小姐去方開讀。說完外面蚤擡進一乘轎子來，要小姐上轎。冰心小姐看見光景，情知中計，便端端正正立在堂中，面不改色，從容道：「你眾人不得囉哩，聽我說來。你等不過是過公子遣來迎我，恐我不從，故用計來強我。此去成親，過公子是你主人，我便是你主母了。你們眾人若是囉哩無禮，我明日到了過家，更一一都要懲治。到那時，莫說我今日不與你們先講明，原來成奇也。混在眾人中，忙答應道：「小姐已明見萬里，但求就行。誰敢囉哩，冰心小姐道：「既是如此，可退開一步，好好伺候。待我換過衣服，分附家人看守門戶，方可行得。眾人果退遠一步。冰心小姐因分附了環去取衣服，就悄悄叫他帶了一把有鞘的解手刀，暗藏在袖裏。」

面更換衣服又說道你們若要我與你公子成全好事須要聽我分咐成奇道小姐分咐誰敢不聽冰心小姐道過公子這段姻緣雖非我所願然他三次相求禮雖不正而意實殷勤我也却他不得但今日你們設謀詭詐若竟擡我到過家我若從之便是草草苟合雖死亦不肯從蓋無可從之道也莫若先擡我到府縣與府縣講明若府縣有撮合之言便不爲苟合矣那時纔擡到過家或者還好商量不知你們眾人可知這些道理麼成奇聽了正合他的意思因答道眾人雖不知道理但小姐分咐要見府縣誰敢不從就叫擡過轎子來請小姐上轎冰心小姐又分咐家人看門只帶兩箇丫環兩箇小童跟隨又悄悄分咐家人暗暗揭了那張大紅條子帶到縣前欣然上轎去了正是

眼看鬼怪何曾怪 耳聽雷驚却不驚

慢道落人圈套死 却從鬼裏去求生

眾人將冰心小姐擡上肩頭滿心歡喜以爲成了大功便二三十人圍成一陣鴉飛鵲亂的往縣前飛奔又倚著過家勢力亂衝不怕人不讓不期將到縣前忽撞著鐵公子到山東來游學正游到此處僱了一

匹蹇驢後面跟著小丹，踽踽涼涼，劈面走來，恰好在轉灣處，不曾隄備，被眾人蜂擁撞來，幾乎撞倒，跌下驢來。鐵公子大怒，就跳下驢來，將擡轎的當胸一把扭住，大罵道：「該死的奴才，你們又不遭喪失火，怎這等亂撞，幾乎將我鐵相公撞下驢來，是何道理！」眾人正跑得有興頭，忽被鐵公子攔住，便七嘴八舌的亂嚷道：「你這人好大膽，這是過學士老爺家娶親，你是甚人敢來攔阻，莫說你是鐵相公，你就是金相公，玉相公，拏到縣中，也要打的粉碎。」鐵公子聽了，愈加大怒道：「既是過學士家裏娶親，他詩禮人家爲何沒有

鼓樂鑼火，定然有搶劫之情，須帶到縣裏去問箇明白。此時成奇也雜在眾人中，看見鐵公子青年儒雅，像箇有來歷之人，便上前勸道：「偶然相撞，出於無心，事情甚小，我聽老兄說話，又是別府人氏，管這閑事做甚麼，請放手去罷。」鐵公子聽了，到也有箇放手的意思，忽聽得轎中哭著道：「冤屈冤屈，望英雄救命。」鐵公子聽見，復將擡轎的扯緊道：「原來果有冤屈，這是斷放不得的，快擡到縣裏去講。」眾人看見鐵公子不肯放手，便一齊擁上來，逞蠻動麤，要推開鐵公子。鐵公子按捺不下，便放開手，便東一拳，西一脚，將眾人

打得落花流水成奇忙攔住道老兄不必打這事弄大了私下決開不得交莫說老兄到縣裏若不到縣恐過府也不肯罷了快讓他們擡到縣裏去鐵公子那裏肯依却喜得離縣不遠又人多便擡的擡捉的捉你扭我結一齊闕到縣前鐵公子見已到縣前料走不去方放開手走到鼓架邊取出馬鞭子將鼓亂敲敲得撲咚咚響亮已驚動縣前眾衙役都一齊跑來將鐵公子圍住道你是甚麼人敢來擊鼓快進去見老爺原來縣尊已有過家人來報知搶得水小姐來要他斷歸過公子故特特坐在堂上等候多時不

期水小姐不見來忽聞鼓響眾衙役擁進一箇書生來稟道擅擊鼓人帶見老爺那書生走到堂上也不拜也不跪但將手一舉道老先生請了縣尊看見因問道你是甚麼人因何事擊鼓鐵公子道我學生是甚人老先生不必問我我學生也不必說但我學生方纔路遇一件搶劫冤屈之事私心竊爲不平敢擊鼓求老先生判斷看此事冤也不冤並仰觀老先生公也不公縣尊看見鐵公子人物俊爽語言伶俐不敢輕易便動聲色便問道你且說有甚搶劫冤屈之事鐵公子道現在外面少不得傳他進來說不完只

見過家一夥人蚤已將冰心小姐圍擁著進來。冰心小姐還未走到，成奇蚤充做過家家人，上前稟道：「這冰小姐是家公子久聘定的，因要悔賴婚姻，故家公子命眾人迎請來，先見過太爺，求太爺斷明，好迎請回去結親。」縣尊道：「既經聘定，禮宜迎歸結親，何必又斷不必進來，竟迎去罷。」成奇聽了，就折回身攔住眾人，人道：「不必進去了。」太爺已斷明，親分咐叫迎回去結親了。冰心小姐剛走到甬道中間，見有人攔阻，便大聲叫起冤屈來，因急走兩步，要奔上堂來，分訴傍邊。早快蚤用板子攔住道：「老爺已分咐出去，又進去做。」

甚麼冰心小姐見有人攔阻，不容上堂，又見眾人推他出去，便盤腳坐在地下，放聲大哭道：「爲民父母，職當分冤理屈，怎麼不聽一言。縣尊還指手叫去，蚤急得鐵公子暴跳如雷，忙趕上堂來，指著縣尊亂嚷道：『好糊塗官，怎公堂之上，只聽一面之詞，全不容人分訴，就是天下之官，貪賄慕勢，也不至此。要是這等作爲，除非天下只一箇知縣方好，只怕還有府道諫臺在上。縣尊聽見鐵公子嚷得不成體面，便也拍案大怒道：『這是朝廷設立的公堂，你是甚麼人，敢如此放肆。鐵公子復大笑道：『這縣好箇大公堂，便是公侯人。」

家欽賜的禁地我學生也會打進去救出人來没人敢說我放肆原來這箇知縣新選山東不久在京時鐵公子打入大夬侯養閒堂這些事都是知道的今見鐵公子說話相近因大驚問道如此說來老長只莫非就是鐵都院的長子鐵挺生麼鐵公子道老先生既知道我學生的賤名要做這些不公不法之事也該收斂些縣尊見果是鐵公子忙走出公位深深施禮道小弟鮑梓在長安時聞長兄高名如春雷轟耳但恨無緣一面今辱下臨却又坐在尾曲得罪長兄統容請罪一面看坐請鐵公子分賓主坐下一面

喫茶茶罷縣尊因說道此事始末長兄必然盡知非小弟敢於妄爲只緣撇不過過學士情面耳鐵公子道此事我學生不知方纔偶然撞見其中始末到實實不知轉求見教縣尊道這又奇了小弟只道長兄此來意有所爲不知竟是道旁之令眼熱心一發敬因將水小姐是水侍郎之女有箇過公子聞其秀美怎生要娶他他叔叔水運又怎生攬掇他嫁他又怎生換八字移在水運女兒名下後治酒騙他他又怎生到門脫去前任南莊搶劫他他又怎生用石塊抵去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喜得箇鐵公子心窩裏都

跳將起來因說道據老先生如此說來這水小姐竟是箇千古的奇女子了難得難得莫要錯過也顧不得縣尊看著竟抽起身來走到甬道上將冰心小姐一看果然生得十分美麗怎見得但見

娥媚如花而肌膚光艷羞灼灼之浮華輕盈似燕而舉止安詳笑翩翩之失措眉畫春山而濃多態覺春山之有愧眼橫秋水而流轉生情怪秋水之無神腰纖欲折立亭亭不怕風波俊影難描嬌滴滴最宜月照髮光可鑑不假塗膏秀色堪食何須膩粉慧心悄悄越掩越靈望而知其爲仙子中人俠骨冶冶愈柔愈烈察而知其非閨閣之秀蕙性蘭心初只疑美人顏色珠圓玉潤久方知君子風流

鐵公子看了因暗暗驚訝走上前一步望著冰心小姐深深一揖道小姐原來是蓬萊仙子謫降塵凡學生肉眼凡胎一時不識多有得罪但聞小姐前面具如許才慧智巧怎今日忽爲鼠輩所愚是所不竊敢有請冰心小姐見了忙立起身來還禮道自巖君被謫日夜憂心今忽聞有恩赦之旨下頒竊謂詔旨誰敢假傳故出堂拜接不意遂爲人截奪至此因



取出解手刀來，拏在手中，又說道：「久知覆盆難照，已自分畢命於此。幸遇高賢大俠，儻蒙憐而垂手，則死之日猶生之年矣。」鐵公子道：「甚麼恩旨？冰心小姐且叫了環，問家人取了大紅報條，遞與鐵公子看。鐵公子看了，因拏上堂來，與縣尊看道：「報條是真是假？縣尊看了道：「本縣不曾見有此報，是那裏來的？」鐵公子見縣尊不認帳，便將條子袖了，勃然大怒道：「罷了罷了，勒娶宦女，已無禮法，怎麼又假傳聖旨？我學了一日，就去見撫臺，這些假傳聖旨之人，却都要在七先生身上不可走了一箇，說罷就起身要走。縣尊慌忙」

留住道：「老長兄不必性急，且待本縣問箇明白，再作區處。」因叫過成奇眾人來，罵道：「你們這夥不知可活的奴才，這報條是那裏來的？眾人你看我，我看看你，裏答應得出來。」縣尊見眾人不言語，就叫取夾棍來。眾人聽了，叫取夾棍，都慌了，亂叫道：「老爺這不干人們事，皆是過公子寫的叫小的們去貼的。」縣尊道：「這是真了，有貴客在此，且不打你這些奴才一面，且人押去鎖了，一面就差人另取一乘煖轎，好好送小姐回府。一面就分咐備酒，留鐵公子小飲。鐵公子見送了水小姐回去，心下歡喜，便不推辭，飲至半酣。」

縣尊乃說道報條之事雖實過公子所爲然他尊翁過老先生未必知也今長兄若鳴之上臺不獨過公子不美連他過老先生也未免有罪煩望長兄周旋一二鐵公子道我學生原無成心不過偶然爲水姐起見耳過兄若能忘情於水小姐我學生與過兄面也不識又何故多求縣尊聽了大喜道長兄告士也不平則削平則舍之又飲了半晌鐵公子告縣尊聞知尙無居處就差人送在長壽院作寓

約定明日再會這邊鐵公子去了不題那邊過公子蚤有人報知此事慌忙去見府尊說水小姐已定到

縣中忽遇一箇少年不知是縣尊的甚麼親友進去竟叫轎將水小姐送了回去轉將治晚生家入要打要枷都下了獄不知是何緣故府尊聽了這又奇了待本府喚他來問正說不了忽報知見連忙命人相見過府尊就問道貴縣來的那箇年是甚麼人貴縣這等優禮縣尊道大人原來是那箇少年乃鐵都憲之子叫做鐵中玉年纔二十勇兼全前日卑縣在京候選時聞知大夬侯強娶了一箇女子窩藏在欽賜的養閒堂禁地內誰敢去惹他他竟不怕持一把三十斤重的銅錘竟獨自打開

禁門直入內閣將那女子救了出來朝廷知道轉歡喜贊美竟將大尹侯發在養閒堂幽閉三年以代遣戍長安中誰不知道名字今蚤水小姐擡到縣時准知湊巧恰恰遇著他問起根由竟將過兄寫的一大紅報條袖了說是假傳聖旨要到撫院處去請一准了不獨連過老先生就是老大人與卑縣山許多不便故卑縣款住他徐圖之不是實心優禮尊道原來有許多委曲過公子道他縱英雄不叫是箇都憲之子治晚生雖不才家父也忝居學士由他也不相上下他爲何管我的閒事老父母也該

治晚生主持一二縣尊道非不爲兄主持只因  
了長兄寫的報條有礙唐突他不得故不得已  
周旋過公子說道依老父母這等周旋則治晚生  
段姻緣付之流水矣縣尊道姻緣在天謀事在  
契爲何如此說過公子道謀此而不成更有何計  
尊道謀豈有盡彼孤身爾本縣已送在長壽院作  
兄回去與智略之士細細商量或有妙處過公子  
柰只得辭了府尊縣尊回來尋見成奇將縣尊之言  
說與他知要他算計成奇道方纔縣尊收我們也是  
掩飾那姓鐵的耳目今既說他是孤身又說已送在

長壽院住。這是明明指一條路與公子。要公子用計害他了。過公子聽了。滿心歡喜道。是了。是了。但不知如何害他。還是明明叫人打他。還是暗暗叫人去殺他。成奇道。打他殺他。俱是不妙。因對著過公子耳說道。只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足矣。過公子愈加喜道。好妙算。但事不宜遲。莫要放他去了。因與成打點行事。只因這一打點。有分教。恩愛反成義。化出剛常。不知怎生謀他。且聽下回分解。

好逑傳第五回終



民國二十九年

